

新編楊桂香鼓詞



著 鈍 陶

版出庄書華江浙

詞鼓香桂楊編新

著 鈍 陶

版出庄書華新江浙

新編楊桂香鼓詞

著者陶鈍

出版者浙江新華書店

印刷者浙江新華印刷廠

一九四九年九月翻印
○○○一五〇〇〇

本書係用華東新華書店一九四九年再版紙型翻印

目 錄

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回 | 許黑子催糧逼民命 | 歪嘴黃說媒害窮人 | 一 |
| 第二回 | 八路軍打跑頑固隊 | 張玉田說服楊桂香 | 九 |
| 第三回 | 求解放楊桂香退婚 | 追根源王縣長斷案 | 一九 |
| 第四回 | 學紡線姑娘忙生產 | 賽秧歌醫院贈錦標 | 三三 |
| 第五回 | 凍德志決意求婚配 | 楊桂香偷眼相夫婿 | 四二 |
| 第六回 | 比賽學習桂香挑戰 | 飛行爆炸德志立功 | 五二 |
| 第七回 | 忙作嫁衣夢想享樂 | 反省忘本立志整風 | 六〇 |
| 第八回 | 未婚妻登門勸夫婿 | 小英雄當面提條件 | 七二 |
| 第九回 | 新式結婚秧歌伴送 | 有情眷屬良夜深談 | 八四 |
| 第十回 | 陳德志辭家入伍 | 楊桂香送郎參軍 | 九三十一〇〇 |

第一回 許黑子催糧逼民命 硬嘴黃說媒害窮人

鼓板鑿鑿震四方，十字街頭打麥場；

不管古來興亡事，且說農村一女娘。

幾句歪詩唸罷，引出了一個故事。這故事就出在山東省莒南縣南部——後來劃爲莒南縣。這地方正當山東江蘇的交界，自來是地薄民窮，再加上惡霸地主的剝削，鬧得老百姓吃的是草根樹皮，穿的是破衣褴褛。自從鬼子佔了莒縣城，頑固縣長許樹聲，別號叫許黑子，搬到鄉下來，更是無惡不作。和鬼子暗中勾結，問老百姓要糧要草，苛捐雜稅，名目繁多。一時拿不上就捉到官裏去，這樣才逼出楊桂香被賣的故事來。列位若問楊桂香家住何方？父親是什麼名？母親是什麼氏？家道如何？出身怎樣？咱就追本溯源，詳細的講來：

說的是莒南有個楊家店，楊家店有個姑娘楊桂香。

她爹爹大名就叫楊正義，她母親娘家不遠本姓王。老兩口膝下無兒，偏愛女，楊桂香獨女一個不成雙。

她家裏本是一家窮佃戶，每年秋糧食送到大酒店。好年景也還不會忍了餓，壞年頭肚裏空着兩條腸。

這一年桂香不過十六歲，楊正義拖下了兩斗頑固糧。

頑固隊一天來催兩三遍，楊老爹逼的沒法要懸梁。

老兩口正在愁的無奈，來了個媒婆名叫歪嘴黃。

歪嘴黃左手拿着破蒲扇，右手裏烟袋荷包亂噏噏。

你看她扭呀捏呀的落了坐，一開口先問短來後問長。

楊大娘見了鄰舍就訴苦，只見她未曾開口淚汪汪。

眼看着拿不上錢糧罪不小，可憐俺一家老少要遭殃。

歪嘴黃聞聽此言覺扭嘴，叫了聲楊家嫂子聽端詳：

明擺着現成法子你不想，你偏要東取西借亂嚷嚷。

楊大娘聽說有了好辦法，上前來一片誠心請教忙。

叫妮子快裝煙來快倒水，灶底下半邊破壺忙端上。

歪嘴黃疊起指頭說了話，這一來苦了姑娘楊桂香。

且說歪嘴黃聽了楊大娘一場訴苦，不但不覺得可憐，反而裂開大嘴，露出了黃牙，格格的笑起來，口裏言道：『你家現放着寶貝，不想出脫，還要東取西借誰相信你。』把一個楊大娘弄得摸不着頭腦，只好上前請教，這媒婆不慌不忙，伸着脖

子喝了一碗茶，猛的吸了兩口烟，指手劃掌說出一個辦法來了。

歪嘴黃嘴巴一歪把話講，楊大娘洗耳靜聽在旁。

桂香女倚傍母親真孝順，自來是父母有憂兒心傷。
媒婆說屋頂漏了自己蓋，也就是自己有事自己忙。

你要想倚靠旁人不中用，要知道倚靠自己是正當。

你家裏現有寶貝搖錢樹，一家人禱福就在她身上。

歪嘴黃說罷此言使眼色，狐狸眼雙雙盯住楊桂香。

桂香女兒事不好快溜走，進房門一頭倒在破板床。

壞媒婆這時說話不礙口，你看她長篇大論說的詳。

她言道離此不遠劉家寨，有一家富戶人家劉見堂。

他家裏七八十畝成糧地，人山上白茫茫的兩羣羊。

兩口子因爲無兒怕絕後，打算着紅媒大聲說二房。

她言說緣禮不拘多和少，一出口說了三百大光洋。

你若肯把你女兒許給他，怕什麼官家要你十石糧。

楊大娘聽罷媒婆一席話，開言道嫂子自說這一場。

雖然說俺家窮到無極奈，下不了出賣女兒狠心腸。

再者說孩子不過十六歲，怎樣能生男育女當二娘。

媒婆說年紀小點不要緊，這事情你若願意再商量。等待那桂香長到十八歲，咱叫他先下綵禮後回房。

眼前是火燒眉毛事情急，要不然一家大小盡遭殃。

楊大娘話不投機不答應，這時節惱了媒婆歪嘴責。

急忙忙拿起蒲扇找烟袋，說了聲麻煩麻煩走的慌。

楊大娘留她拉也拉不住，也只好如醉如癡進草堂。

楊大娘看了媒婆已經走遠，自己無精打彩的回到家來。這時桂香姑娘在房裏什麼也聽明白了，倒在床上越發放聲的哭起來。哭得楊大娘心如刀攬一般，就上前把女兒拉起來，桂香敎母親這一拉更覺得撒嬌受屈，哭個不住。這時楊大娘想了想自己過了半輩子，不能成家立業，叫人家在小女兒身上打主意，覺得對不起女兒，也就紛紛落淚，母女兩個，不覺抱頭痛哭起來。

正在哭到傷心的時候，楊正義從外頭進來，看到這般光景，不知道家裏出了什麼變故，就把她們母女二人拉起來。楊大娘看見丈夫回來了，就收住了眼淚，桂香也忍住了傷心，只見她滿臉淚痕，兩眼紅腫，破衣襟上已經溼了一大片，楊大爺看見着實心疼，就問道：「孩子你受了什麼委屈，快對爹爹說說。」

楊桂香見了爹爹更心傷，擦不乾兩眼撲簌淚兩行。

女兒家這般事情怎開口，也只好嚎啕大哭當話講。

楊正義眼見此情也落淚，回頭來又問老妻楊大娘。

楊大娘未曾開言咬牙恨，恨的是壞蛋媒婆歪嘴黃。

最不該一家爲難她得勢，她想着桂香給人當二房。

咱兩口沒有兒子依靠女，到後來養老都在她身上。

過幾年招上一門好女婿，也不枉人生在世活一場。

楊老爹聽罷此言心好惱，他雖是口裏不說暗思量。

楊正義聽了老妻說罷情由，心中也十分懊惱，想去找歪嘴黃罵她一頓。可是低頭一想，許黑子要的錢糧，三天的限日，已經過了兩天，求親告友，都說是自己照顧不過來，那能照顧人家，再過一天，縣上就派隊伍來抓人。這待如何是好？他就把出去這一天，跑了幾十里路沒借到半文錢、一粒糧的話對她娘倆講了一遍，楊大娘也沒主意了。

楊正義求親告友走四方，沒借到半文錢財一粒糧。

眼看着三天繳納到了限，免不得帶上枷鎖坐班房。

他言道事情到了這地步，也只好硬着頭皮碰南牆。

倘若是許黑子狗黨抓我去，你帶着桂香女兒去逃荒。

有一天咱們活着會了面，免不了閤家團圓哭一場。

倘若是一氣不接死去了，別讓我一把骨頭去路旁。

楊老爹說到傷心落了淚，哭壞了母女二人在一旁。

常言道家貧才能出孝子，又道是國家大亂顯忠良。

楊桂香一旁擦了擦眼淚，叫了聲爹爹又叫了聲娘。

您二老養個女孩什麼用，怪不得珍重男兒賤女兒。

到如今爹爹眼看要遭難，咱不能束手待斃像綿羊。

倒不如把兒許給劉大戶，一定能換到他家三百洋。

二爹媽有了銀錢有了命，也免得一家老少都遭殃。

爲孩兒雖然掉進火坑去，也算是孝順父母這一場。

楊桂香說到傷心放聲哭，疼壞了白髮養着二高堂。

楊桂香說到傷心之處，放聲大哭。楊大娘把女兒攬在懷裏簌簌的落淚。常言道有聲叫做哭，無聲叫做泣。這種無聲啜泣，更是從心窩裏流出來的血，楊大爺在旁把沖出眼眶子來的熱淚又咽回去。就說道：『事情已經到了這地步，我若被許黑子抓去，橫豎是一死，你母女二人，孤苦伶仃也難以活命。倒不如暫顧一時，日後再作打算。既然女兒爲了爹娘去跳火坑，那只好依了女兒的志願許給劉家，收點縑禮，救這一時之急，和劉家講好女兒還小，兩年以後再娶過門。這種變亂的世道兩年之後誰還知還有誰，桂香的娘，你的意下如何？』楊大娘本來死也不會樂意，這時想到丈夫六十多歲去坐班房，生死難定，也只好點頭答應了。

楊大爺就去找金嘴黃答應這門親事，那金嘴媒婆是一個刁猾不過的人，一見楊老爹找上門來，就故意爲難，說是已經回絕了劉家，這時難以再去說，楊大爺明知她是弄鬼，別無辦法，只好答應她，收到三百元綵禮之時，拿出五十元來給媒婆做謝禮，這金嘴黃才裝腔作勢的應承了。

張嘴黃劉家寨上走一趟，楊桂香黃花女兒作二房。

第二天三百元綠禮拿到手，先留下謝媒份子五十洋。

楊老爹接住傷心收綠禮，拿去了二百多元綉錢糧。

下餘的綿子半料食鹽粉口，買了點頭上脚下給杜香。

人家是女兒定綵全家喜，楊桂香定親好比是出喪。

始覈計男人全年四日歲，臉面上一半發黑一半黃。

每一天烟酒要喝四五斤，啤酒酒才街上品逐客，

周易家言。東漢許慎合鄭玄夏侯鳳二家解說，謂《周易》爲傳四方之書。

他到家一見老婆不頂眼，霎時間拳打腳踢鬧一場。

小婦人受盡折磨有了病，因此上男花女花沒指望。

劉二懷借口無兒要說小，正找到不走運的楊桂香。

這一回桂香落在他的手，好比是猛虎抓住一隻羊。

任憑那臨死綿羊咩咩叫，也難免老虎口裏遭禍殃。
要知道桂香姑娘怎麼樣，且聽我下回書裏講端詳。

第二回 八路軍打跑頑固隊 張玉田說服楊桂香

話說楊桂香和劉二壞定親的時候，原說是過二年再娶，等到傳啓以後，劉二壞就叫歪嘴黃來說，今年秋就要人，楊正義要媒婆回話說是：『有言在先，過了兩年再娶，為什麼這回子就要呢？娶二房爲的是生男育女，孩子毛還沒退，娶了去有什麼用！』媒人回話以後，劉二壞正喝的醉醺醺的，張口罵道：『這老窮種好不誠摯，我見他家吃了早晨沒晌午，這才想把她娶過來，叫他家少一口人吃饭。這老子不識好歹，還不答應。我這是花了錢買的，給我，我是要人；不給我，我也是要人！』他回過滿臉酒氣的頭來，對歪嘴黃說：『去對楊家的兩個老窮鬼說：「老子這回就要人。早晚給我送來，要不送來，老子爺看個好日子，打發花轎去抬，他姓楊的不給人，衙門裏走走！」』

忽然間一篇狠話天外傳，害的那楊家一門不團圓。
歪嘴黃丟下句話回頭走，急壞了楊家夫妻老殘年。
走上前一把拉住媒婆子，叫了聲嫂子可憐又可憐。
可憐俺一輩只有這個女，可憐俺一貧如洗沒有錢。

送門女要有衣裳褲子被，少不了幾件首飾和耳環。

論家道雖然有個貧和富，愛兒女天下爺娘是一般。
央求你再對劉家親戚講，求求他再等一年和半年。

等待俺賣上家東二畝地，置辦點衣裳首飾和妝盒。

歪嘴黃被央不過應了口，答應着再去劉家說一番。
且不言劉楊二家婚姻事，再把那天下大勢談一談。

歪嘴黃回來回去說了兩次，劉二壞還不肯答應晚娶，楊正義既不願把女兒送進火坑，又沒法抵擋劉家的勢力。歪嘴黃說：『我說了一輩子媒也沒碰見你兩家這樣的麻煩，一個酒鬼，一個窮鬼，叫老娘跑來跑去，跑不出個屁來，老娘不管了，你愛怎麼着就怎麼着罷！』說罷揚長而去。這楊家一門正在爲難的骨頭兒，忽然間救星來了。

一霎時暮雨遍地起烽煙，咕鑿鑿機槍大炮聲相連。

這幾天四外風聲就怪緊，想不到驚天動地到眼前。

一夜間到處來了人和馬，好一似平地湧出萬股泉。

你看那草黃軍裝灰子帶，黑黝黝大蓋子槍扛在肩。
一個個紅光滿面精神足，都不過二十上下正當年。

八路軍來了！

這才是轟轟一聲愁雲散，從此後紅日當空晴了天。

老百姓男男女女街頭站，你看他喜上眉梢笑開顏。

只見那許黑子狗黨到處跑，好一似漏網的兔子四路竄。

這時候若不起來齊造反，要等到那年那日把身翻。

有的是拿起鳥槍和土炮，有的是扛着鋤頭和鐵鎚。

吆喊聲人家動手打打打，趕掉那王八烏龜狗漢奸。

從今後再不受這狗逆的氣，從今後不納雜稅和苛捐。

從此後一方人民得了救，再不要這班污吏和貪官。

八路軍來到以後，這一方的老百姓把壓在自己身上的大石頭一下子踢翻了。許黑子的狐朋狗黨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剩下的幾條狗腿，再也不敢欺壓人民，伏伏貼貼的在大家面前認了罪，要改過自新。民主政府建立以來，實行減租減息，增加工資，和地主惡霸講了理，要回了自己的血汗。老百姓選舉了自己的官，組織了自己的團體，拾大糞的掌了村政，要過飯的人當了區長，老大娘也要學習，大姑娘扭起了秧歌，幾千年沒有的事，這回有了。幾千年沒見過的光景，這回也見了。你看窮人翻身了！

這一方建立民主新政權，劃了個新的縣份叫萬南。

第一次老百姓自己選縣長，選的是文武全才王東年。

王縣長鬼子來了能打仗，平日裏幫助人民把身翻。

他身上藍布短襖青搭包，有一雙莊戶笨鞋脚下穿。

看樣子真像一個莊戶老，看不出他是一個知縣官。

他實行共產黨的好辦法，那就是減租減息加工錢。

大店莊鬥爭了地主莊閻王，窮佃戶平了鷹墳伸了冤。

老百姓腰板一直往上站，從此後不受欺侮不犯難。

農民們組織起了農救會，婦女會紡線織布忙生產。

姑娘們組織起來要識字，青年們扛起槍來保家園。

杏路條的工作誰來幹？就有那背着大刀的兒童團。

老百姓不分男女組織起，他自己有了力量有了權。

莒南縣不上兩年變了樣，在山東根據地裏稱模範。

咱這裏按下一般且不表，咱再把桂香姑娘談一談。

且說楊家店的楊正義一家，被小惡霸劉二壞逼着要人，鬧的走頭無路，正好八路軍打跑了許黑子，建立了民主政權，劉二壞的靠山倒了，再不敢說『不給人就衙門裏走走。』要娶過門的事暫時擋下了。這時節熱火朝天的實行了減租算賬，楊老爹種着大店地主這二畝地，算賬以後全成了自己的了。楊老爹兩口一想起共產黨八路軍來就打心裏感激，楊老爹入了農救會，楊大娘參加了婦救會。只有桂香還沒參

加團體，這時節才組織青年姑娘們識字，楊大爺和楊大娘心裏還有點二乎，之兩口商議道：『我們老頭子老媽媽家出頭露面也就罷了，閭女家也入識字班，會惹人笑話。桂香有了主了，爲了這事鬧的風聲不小，再加入團體，不成了人家講話的故事了嗎？』這時節女同志張玉田來了。

楊家店來了同志張玉田，這一方婦女工作要開端。

進莊來南北來回找莊長，找地方吃飯住宿把身安。

她說是地主家裏不方便，她不要好床好鋪好房間。

好莊長聞聽此言拿主意，領着她到了桂香大門前。

她聽說這家是個窮佃戶，老兩口光有女兒沒有男。

張玉田聽說這話連稱好，進門來見了房主說根源。

她言道來到這莊做工作，也爲了來找大娘閒談。

問大娘你若不嫌太麻煩，咱就此放下行李住幾天。

楊大娘舉目抬頭忙觀看，她面前站着同志張玉田。

看年紀最大不過十八九，臉龐兒也不長來也不圓。

那真是雪白臉蛋黑頭髮，柳眉下一雙大眼溜溜圓。

楊大娘越看越愛不自主，上前來拉着同志叫的甜。

你看看俺家那個傻丫頭，和同志天上地下不一般。